



泽泻集 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泽泻集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泽泻集;过去的生命/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97-X

I. ①泽...②过... I. ①周...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90 号

- | | |
|-------|------------------------------|
| 丛 书 名 | 周作人自编文集 |
| 书 名 | 泽泻集 过去的生命 |
| 作 者 |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
| 责任编辑 | 孟保青 |
| 装帧设计 | 张志伟 |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4.5 |
| 字 数 | 89 千字 |
| 印 数 | 0001—4000 |
|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434-4397-X/I·648 |
| 定 价 | 6.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泽泻集》

止 庵

《泽泻集》一九二七年九月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苦雨斋小书”系周作人著译的一套作品，共有五种，即《冥土旅行》（希腊、法国、英国、日本散文集），《玛加尔的梦》（俄国科罗连科著小说），《泽泻集》，《永日集》和《过去的生命》。《泽泻集》中，《镜花缘》、《心中》见于《自己的园地》北新本，《苍蝇》、《雨天的书序》、《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茶》、《苦雨》、《死之默想》、《唁辞》见于《雨天的书》，其他各篇系首次编集（《爱罗先珂君》曾收入《自己的园地》晨报本，在那里列为三篇），《爱罗先珂君》写得较早，其余计一九二五年一篇，一九二六年八篇，一九二七年一篇，均在《雨天的书》之后，与《自己的园地》之“茶话”写作时期大致相当。

《泽泻集》是一本“半自选集”。选择标准，即如作者

在《序》中所说，是“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其选自己出版之两种随笔集者，多取情趣较重的篇章，怀人读书叙事则在所不计；新收部分中，《谈酒》、《乌蓬船》等亦与此相合。这类文章，最接近作者自己所提倡的“美文”。新收入的另一部分，如《吃烈士》、《关于三月十八日的女子》、《闲话四则》等，则与《谈虎集》内容仿佛，属于“时文”。可以说写《泽泻集》的周作人，乃是《雨天的书》作者和《谈虎集》作者的一种结合。而若将《唁辞》与《爱罗先珂君》、《新中国的女子》等联系起来看，又不无相通之处，比较明显地突出了作者有情的一面。

集中有几篇文章，属于周作人散文专门一种写法，以后在《知堂回想录》中特别提及：“……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的例子。……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启示，他的一篇《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那时还没有经我译出，实在是我的一个好范本，就只可惜我未能学得他的十分之一耳。”（《五卅》）此外关于《前门遇马队记》说，“这篇文章写的并不怎么的精采，只是装痴假呆的

说些讽刺话。”（《每周评论下》）而关于《碰伤》则说：“……事情是不愉快，可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又说：“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着，可是这同做诗一样，需要某种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这种机会不是平常得到的，因此也就不能多写了。”（《西山养病》）大约《永日集》中的《闭户读书论》、《在女子学院被囚记》，《看云集》中的《三礼赞》等，也可以入得此列。将周氏所说结合在一起，大致可知此类文章，特色即貌似蔼然，暗含杀机；出言调侃，多系反语，强烈而全面的颠覆效果，在读者进一步的体味中发生。说来大约还属于杂文，与《谈虎集》应该归在一类，然而与那种质朴平实比起来，在表述方式上具有更强烈的审美意味，——说是表述方式，与意思却不是二元的，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一再说“需要某种的刺激”，“同做诗一样”，而意思全在其中了。杂文是周作人散文重要的一部分，杂文中又以“别扭的写法”为最上乘。《序》中说：“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于此也体现得最充分，最完美。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序二页，目录三页，正文一百八十二页，每篇文章题目单占一页。



目 录

序	(1)
苍蝇	(3)
镜花缘	(7)
雨天的书序	(10)
陶庵梦忆序	(11)
故乡的野菜	(14)
北京的茶食	(17)
吃茶	(19)
谈酒	(23)
乌篷船	(27)
苦雨	(30)
爱罗先珂君	(34)
死之默想	(42)
唁辞	(46)

死法	(49)
心中	(53)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59)
新中国的女子	(63)
碰伤	(68)
吃烈士	(71)
闲话四则	(73)
钢枪趣味	(77)



序

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戈尔特堡（Isaac Goldberg）批评葛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葛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鞞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在日本的“纹章”里也有泽泻，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苍 蝇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他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思（Lukianos）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

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后半云，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古人虽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希腊有一篇传说说明这个缘起，颇有趣味。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名叫默亚（Muia），很是美丽，不过太喜欢说话。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当他睡着的时候，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发怒，使她变成苍蝇。以后她还是记念着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欢搅扰年青的人。

苍蝇的固执与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赞叹。荷美洛思（Homeros）在史诗中尝比勇士于苍蝇，他说，虽然你赶他去，他总不肯离开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又有诗人云，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渴欲饮血，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真可羞了。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来舐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Fabre）的《昆虫记》里说有一种蝇，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下卵于虫内，后来

蝇卵先出，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但是他的强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倘使希腊人知道，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狴英雄罢。

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似乎没有什么反感。《诗经》里说，“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又云，“非鸡则鸣，苍蝇之声。”据陆农师说，青蝇善乱色，苍蝇善乱声，所以是这样说法。传说里的苍蝇，即使不是特殊良善，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但很能表出温暖热闹的境界。小林一茶更为奇特，他同圣芳济一样，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检阅他的俳句选集，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今举两首以见一斑。一云，

“笠上的苍蝇，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

这诗有题曰《归庵》。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埤雅》云，“蝇好交其前足，有绞绳之象，……亦好交其后足，”这个描写正可作前句的注解。又绍兴小儿谜语歌云，“像乌豇豆格乌，像乌豇豆格粗，堂前当中央，坐得拉胡须，”也是指这个现象。（格犹云“的”，坐得即“坐着”之意。）

据路吉亚诺思说，古代有一个女诗人，慧而美，名叫默亚，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默亚咬他

直达他的心房。”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浑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镜花缘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经故去了，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诗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

我幼年时候所最喜欢的是《镜花缘》。林之洋的冒险，大家都是赏识的，但是我所爱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余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镜花缘》中飘海的一部分，就是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够理解希腊

史诗《阿迭绥亚》的趣味的，当能赏识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说，这些荒唐的话即是诳话。我当然承认。但我要说明，以欺诈的目的而为不实之陈述者才算是可责，单纯的——为说诳而说的诳话，至少在艺术上面，没有是非之可言。向来大家都说小孩喜说诳话是作贼的始基，现代的研究才知道并不如此。小孩的诳话大都是空想的表现，可以说是艺术的创造；他说我今天看见一条有角的红蛇，决不是想因此行诈得到什么利益，实在只是创作力的活动，用了平常的材料，组成特异的事物，以自娱乐。叙述自己想象的产物，与叙述现世的实生活是同一的真实，因为经验并不限于官能的一方面。我们要小孩诚实，但这当推广到使他并诚实于自己的空想。诳话的坏处在于欺蒙他人；单纯的诳话则只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过被欺蒙到梦幻的美里去，这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坏处了。

王尔德有一篇对话，名 *The Decay of Lying*（《说诳的衰颓》），很叹息于艺术的堕落。《狱中记》译者的序论里把 *Lying* 译作“架空”，仿佛是忌避说诳这一个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实有什么要紧。王尔德那里会有忌讳呢？他说文艺上所重要者是“讲美的而实际上又没有的事”，这就是说诳。但是他虽然这样说，实行上却还不及他的同乡丹绥尼；“这世界在歌者看来，是为了梦想者而造的”，正是极妙的赞语。科伦（P. Colum）在丹绥尼的《梦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说：——

“他正如这样的一个人，走到猎人的寓居里，说道，你们看这月亮很奇怪，我将告诉你，月亮是怎样做的，又为什么而

做的。既然告诉他们月亮的事情之后，他又接续着讲在树林那边的奇异的都市，和在独角兽的角里的珍宝。倘若别人责他专讲梦想与空想给人听，他将回答说，我是在养活他们的惊异的精神，惊异在人是神圣的。

“我们在他的著作里，几乎不能发见一点社会的思想。但是，却有一个在那里，这便是一种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的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

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她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还回到她的怀中来。我们读王尔德的童话，赏识他种种好处，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渔夫与其魂》里的叙述异景总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对于《镜花缘》，因此很爱他这飘洋的记述。我也爱《呆子伊凡》或《麦加尔的梦》，然而我或者更幼稚地爱希腊神话。

记得《聊斋志异》卷头有一句诗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这是极妙的话。《西游记》《封神传》以及别的荒唐的话（无聊的模拟除外），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不过这也是对于所谓受戒者（The Initi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说法，更非所论于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湾的人们。他们非用纪限仪显微镜来测看艺术，便对着画钟馗供香华灯烛；在他们看来，则《镜花缘》若不是可恶的妄语必是一部信史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